

## 国际学者流向美国的趋势正从疫情低谷中逐步回升

克里斯·R·格拉斯

克里斯·R·格拉斯 (Chris R. Glass)：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教育领导与高等教育系教授

电子邮件：chris.glass@bc.edu

2023 年发布的《国际教育交流开放之门报告》(Open Doors 2023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不仅反映了美国学者流动的现状，还揭示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国家安全关切以及全球科学合作性质演变的复杂关联。报告的核心议题之一是，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移，这导致了对中国学者更严格的签证政策和更高的审查力度。国际化曾经是高等教育界普遍认可的积极目标，如今却在政策制定者中受到更复杂的评价。

数据显示，美国国际学术流动趋势呈现出分化现象。尽管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已回升至疫情前水平，但国际学者流动仍停留在 15 年前的水平。2022 至 2023 年间，学者数量增长了 13%，达到 102,366 人，但这一数据仍低于 2007 至 2008 年的 106,123 人，更是比 2018 至 2019 年疫情前的最高峰下降了 25%。2018 至 2019 年是美国国际学者流动在连续 20 年扩张后出现逆转的分水岭。

作为全球科学的传统领导者，美国正因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新的战略联盟以及学术流动历史模式的多元化而经历地位变化。疫情更是带来了额外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旅行、签证办理、经费支持以及虚拟合作的发展——后者与实体流动共同构成了未来学术流动趋势的重要变量。尽管如此，对于

美国而言，这些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扩展和多样化的机会，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力量重新塑造全球科学格局的背景下。

### 流动复苏，紧张依旧

中国、印度和韩国仍然是向美国输送学者最多的前三个国家，而排名第四的巴西在过去二十年里，学者赴美人数的平均年增长率最高。STEM 领域在国际学者流动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占美国国际学者总数的 78%。本年度的报告显示，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稳步增长，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占美国所有 STEM 学者的一半，反映出应对全球健康和环境挑战的紧迫性。数据同时折射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变化、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战略重估，与印度的战略结盟，以及学术流动模式的多样化发展。

### 美中局势

从 2000/2001 学年到 2020/2021 学年，中国学者赴美人数显著增长，达到 46,256 人的峰值。然而，随着两国贸易争端、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在技术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美国对中国学者，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和战略关键领域的签证政策更加严格。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对中国学者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签证政策。

政策调整和政治言论导致中国学者人数在 2022-2023 学年骤减至 19,556 人，比 2018-2019 学年下降了 59%。这一急剧下降反映了美国旨在削弱中国影响力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更广泛举措。2018 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也导致两国之间的联合科学论文数量从 2020 年的 62,904 篇下降至 2022 年的 58,546 篇。同时，不少美国科学家由于该计划而切断了与中国合作伙伴的联系。作为回应，中国实施了鼓励海外学者回国的策略，通过他们的知识促进国家发展，这一战略通常被称为“逆向人才流失”。

### 美印战略联盟

印度在向美国派遣学者方面实现了显著增长，2022/2023 学年的学者人数创下 16,608 人的新高，同时印度国际学生人数也达到创纪录的 268,923 人，显示其作为美国关键盟友的重要角色。印度的科学出版量大幅增加，从 2003 年到 2022 年间年均增长 11.4%，使其成为全球第三大科学论文生产国，在数量上超越了英国、德国和日本。

美国与印度日益深化的学术关系以“关键与新兴技术美印倡议”（iCET）为代表，该计划旨在促进企业与学术机构间的合作。此外，美印全球挑战研究院（Indo-US Global Challenges Institute）由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与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IIT Council）联合成立，重点在半导体技术、可持续能源、大流行病防备以及其他关键科学领域推动高影响力的研究合作。

### 美韩学术交流的韧性

韩国学者在 2022/2023 学年人数增至 6,646 人。尽管与 2008/2009 学年的峰值 9,975

人相比有所下降，但美韩两国之间的学术流动展现了显著的韧性。韩国学者人数的回升不仅仅是对疫情导致中断的恢复，更是对当前学术联盟的战略性调整。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以及欧美传统强权地位受到挑战的全球背景下，这一趋势尤为显著。

此外，这一增长也反映了韩国在研发领域的强劲投资。韩国已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之列，尤其在科技与工程领域表现突出，这也为美韩学术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战略意义。

### 美巴学术交流的崛起

今年的数据也表明，学术流动模式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东向西”趋势，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巴西作为学者来源国的地位稳步上升，在 2022/2023 学年成为第四大学者来源地，派遣到美国的学者人数超过了加拿大、德国和日本。

这一增长与巴西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重点发展密切相关。巴西在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合作激励政策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为其在全球学术界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学术流动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随着美国采取更具内向性的发展，其他国家正在逐步填补空白，这可能会改变全球知识生产与合作的中心格局。这一转变或将引领一个更加多极化的科学景观，依靠多样化的全球合作与联盟推动发展。这种全球格局的变化对美国维持其作为国际学术人才首选目的地的地位提出了挑战。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与中国的战略分离，导致签证政策的收紧以及对韩国学者的审查力度加大。

美国学者流动的未来及其在全球学术交流中的角色，将取决于其适应新学术流动地缘政治格局的能力。要实现适应，美国需要解决阻碍国际学者流动的关键障碍，包括延长签证期限，为 STEM 领域学者提供更清晰

的永久居留路径，以及加大对合作项目和交流计划的科研资金支持。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成效，将决定其能否继续作为全球研究人才与科学合作的首选目的地。